

《青城》创作谈：
相聚的三姐妹
文\徐则臣

十几年前写过两个中篇，《西夏》和《居延》，西夏和居延都是小说中女主角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有来头，一是历史上的西夏王朝，一是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女人取这个名字合适吗？合不合适都取了。实在是喜欢这两个词。人名有暗示，西夏和居延两位女士在小说中最终展开出的经历和命运，想必跟她们的名字也有关系。写作者常有莫名的执念。写完《西夏》和《居延》，总觉得还得再有一篇小说和一个人，这个人叫青城，她来了，三姐妹才算齐了。为什么叫青城，我也说不清楚。很多年前去峨眉山，蜿蜒的山道上转得我头晕，心里冒出一个词：青城。西夏、居延、青城，三个词放在一起是多么合适，三姐妹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但是这个叫青城的姑娘，这个叫《青城》的小说，迟迟不来，一晃十年过去。十年里从未忘记过“青城”，十年来也从未放弃过《青城》。

现在，《青城》来了。我把它放在成都来写，放在杜甫草堂边上写。去过杜甫草堂，也了解过成都的地形、历史和杜甫当年来浣花溪边置茅屋过生活的传奇；穿行在公园曲折的小路上，又想起峨眉山道上头脑中冒出的那个名字。青城，心里别扭地疼一下，突然觉得这个姑娘呼之欲出了，她必定美好得让人心碎。就她了，回来开始写《青城》。

小说没有故作高深，我也不打算附会，说它有多么微言大义，在里面你看见一个有所心动的爱情故事，就足够了。若是其中果有更多的东西，那就交给阐释者和批评家来说，我只说写作的背景。

我喜欢鹰，喜欢看它们的翅膀舒展若垂天之云。我也一直向往到高山之巅去给那些飞翔的鹰拍照。有一段时间我在临赵熙，如小说中所写，朋友说我的字太放，赵熙可以让我收一收。我喜欢成都，但每次去成都从没超过三天，该干的活儿干完了，吃顿火锅就走。也因此，写到成都的方言特别没底。小说写完后，发给成都的兄弟，请他帮我把对话顺了一遍，在此再表感谢。

朋友读过《西夏》和《居延》，看完《青城》略有遗憾，他更希望青城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他说，你看，《西夏》《居延》《青城》，如果都是中篇，故事丰足之外，另有形式均衡之美。我深以为然。但小说有了自己的意志后，只能行当所行、止当所止，作者不过是个抄写员。于是我说，也作自我安慰：遗憾和失衡是另一种美。

由的、超越的，力量与孤独相辅相成。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只鹰，都想象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每一个人的那只鹰都飞不出自己的内心。

记者：《青城》中合租房的生活场景很清晰，是否有你北漂时的影子？

徐则臣：有，我在北京租过很多种房子，有丰富的合租经验。我还租过称不上房子的房子，在院子里临时搭出来的违建，单薄、矮小，刚进11月就冷得要盖两床大被子，要不真撑不住。

寻找老祖宗遗产中
可资现代性转化的元素

记者：《青城》中的两个男主人公，一个喜欢画画，另一个喜欢书法。且女主角最后还以临摹赵熙书法为生。这是否表明女主角对感情的抉择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是小说作者内心的折射？

徐则臣：这个变化是我写作时没有想到的。如果你说这是我潜意识里的结果，我可能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很喜欢赵熙，那段时间我也在临赵熙的字。而且如果作为商品出售，按件算，书法作品的产出速度还是要比绘画快，青城既然这么有天赋，生活又窘迫，我就想让她多挣一点。

记者：从《北上》到《青城》，你时常会很巧妙地发思古之幽情。感觉你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很深的执念？

徐则臣：人到中年，越来越喜欢传统文化，可能骨子里就是个怀旧的人。过去年轻，天天想着新鲜时髦现代，盯着自己要与时俱进。这两年自然而然地就开始看古书、听传统戏曲，对传统的手工艺也兴致盎然，当然书法和中国画是一直就喜欢的。我希望能从源头上找到一些东西，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中，汲取可以激活当下生活和写作的营养。简单地讲，就是尝试寻找老祖宗的遗产中可资现代性转化的元素，比如传统文学中的一些别具价值的叙事资源。我也希望自己的小说在审美和达意之外，能够多一些历史和文化的附着。这也是所谓的“中国文学”“是其所是”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听说你目前在写侦探小说？能否透露一二？

徐则臣：想写一个以侦探为外壳的长篇小说，还没准备好。现在做一点分解动作，在写一个“鹤顶侦探”系列的主题短篇小说集，以运河边一个叫鹤顶的小镇的派出所所长的视角讲他经历的一系列案件。已经写了四篇，发表了三篇，分别是《虞公山》《船越走越慢》《丁字路口》。我写得慢，慢慢来。



《青城》。资料图

可能陷入“不懂女性”的泥淖，更甚者落下“性别政治不正确”的口实。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最基本也最朴素的方式，就是真诚和坦荡。修辞立其诚，我尽最大努力敞开自己，设身处地地去体贴和理解女性。只要是真诚和坦荡地去理解一个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大抵不会太不靠谱。

每个人的鹰都飞不出自己的内心

记者：你在《青城》中这样描述这三位女性：“每场风来，她们都得摇晃”，这是指女性的脆弱吗？其中的女子“青城”，你却赐给她一种地母式的包容和坚强。从这些描述中，感觉你对现代女性的态度似乎比较矛盾？

徐则臣：每场风来，男人也都要摇晃。我只是说她们更敏感，需要承担的东西更多。青城的确有一种地母式的包容和坚强。应该不矛盾。这三个人物是我在不同年龄段写的，《西夏》写于2004年，《居延》写于2008年，《青城》最晚，2019年，这条战线拉了15年。写《西夏》时我还在念书，正谈恋爱；写《居延》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到写《青城》，孩子已经8岁了。我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越走越深，对女性的认知必然也在日渐深化。不同的语境中我对女性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是终审结论式的差异。你要相信，恋爱中的女人和婚姻家庭中的女人不绝对是同一个女人，对一个分别处在恋爱和婚姻家庭状态中的男人来说，这个女人也不会是同一个女人。她在变，在不同的阶段凸显她不同的品质。环境塑造人，差异性情感状态也必然塑造出不同的人。

记者：《青城》中的男主人公喜欢鹰。文中对鹰也有诸多细致的描绘。譬如说鹰降落时“如同一声叹息”。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饱含感情。为何会让鹰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

徐则臣：鹰是舒展的、自

徐则臣：
每场风来，
她们都得摇晃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作家档案

徐则臣，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北上》《玉城如海》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意、俄、阿、韩、蒙等二十种语言。

徐则臣。
受访者提供

近日，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推出最新中短篇小说集《青城》，并修订再版经典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青城》以三篇哀伤又清澈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际。她们都是一群漂泊于异乡的年轻女性，她们心怀善意，有着苦中作乐的智慧和，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现实却不免艰难，但她门一直生活得认真严肃，满怀理想。

男作家写年轻女性，并不是十分讨好的事情，但《青城》推出至今，尚无女性读者对徐则臣提出讨伐。而在10月中旬的徐则臣中短篇小说分享会上，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说，徐则臣打造了一把把锋利、尖锐、闪光、带着寒气，但实际上是一把软刀子的短篇小说。

11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就此对徐则臣进行了专访。

男作家写女性面临
很多挑战

记者：你的新著《青城》中三位女主人公的名字都取自非常富有历史感的三个地名，且这些地方的地域特征都特别明显。这几个名字是否隐含着某种寓意？

徐则臣：没有特别的寓意，或者说我也不清楚有什么寓意，只是觉得合适，非它们莫属。当然，对这三个名字我都很喜欢，不喜欢也不会用它们来给人物命名，还用来做小说题目。我给人物取名一向很慎重，也从不用人名做小说的题目，这三篇小说是例外。西夏是个古代王朝，居延是古边关，青城取自四川的青城山。如果较起真来，这三个的确不太像人名，尤其不像女性名字，但我就偏执地觉得有一种舍此其谁的妥帖。至于此中真意，就请读者朋友们见仁见智吧。

记者：男作家写女性的小说，是否比女作家面临更多的难题？你如何去调整？

徐则臣：难肯定是要难一些，性别差异，很多体验没法那么及物和深入。但是回避不了，你不能因为是一个男作家，就永远不写女性。其实说到底，不管是写女性还是写其他人物，都有一定的难度，你都不是他们，但是你又要把他们写得像他们。不过写女性的确面临很多挑战，一不小心就

